



● 我爱我家

回家过年

同题作文

本期话题：

亲爱的，我想对你说……

和你一起 慢慢变老

老公，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已经结婚6年了。6年来，我们爱过、恨过、吵过、闹过。6年来，我们还清了债，还有了可爱的儿子。6年来，我们一起成长，变得更成熟、更坚强。

6年前，我多么渴望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可现在我才知道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6年前，我总羡慕别人幸福的生活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和你在一起平静如水地生活就是幸福。

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回老家，刚下过雨，老家的路泥泞不堪，你背起我就走。大街上好多人都在看我们，我却在你的背上偷偷地笑，感觉好幸福。

那次生病，你抱着我直奔医院，看你累得直喘气，我虽痛在身上，却甜在心里。

我早晨睡过了头，醒来后发现你已做好了早餐。吃着香喷喷的饭菜，我感觉好幸福。

每次我被儿子吵得心烦意乱时，你却依然耐心地给他讲故事，告诉他要孝敬妈妈。我鼻子一酸，眼眶湿润了，感觉好幸福。

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，我发现幸福就这么简单，只是一种感觉。

老公，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房子，没有车子，没有存款，但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感觉很满足，只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

(汝阳县陶营乡 刘娜茹)

● 市井百态

● 流光碎影

● 乡村轶事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“豆腐块”文章，收到了一张60元的稿费汇款单。我心里乐不可支，盘算着要用这笔钱在文学方面干一番“鸡生蛋、蛋生鸡”的事业。

不料，此事被同事们知道了，还没等我把汇款单变成现金，他们都振振有词地要分一杯羹。小M说：“你这篇文章能发表，多亏我贡献了一句名言。”小Z说：“这篇稿子是我用电子邮件帮你

食，各式糕点炸了几大盆。家养的几只大公鸡也被父亲杀好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我想帮母亲洗洗东西，可母亲总不让，她说：“水凉，别冻着了。”

那段日子，父母无论做什么，笑意总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荡漾。

大年三十到了，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接连响起，父亲也早早地把火红的对联贴在大门上。厨房里则是母亲忙碌的身影，她喜滋滋地包着饺子。待到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，满屋便弥漫着浓浓的年味，这年味与父母爽朗的笑声交织在一起，使原本低矮潮湿的小屋，一下子变得那么温馨。

回家过年就是儿女带给父母最好的新年礼物。

(吉利区冶戌小学 董凤霞)

稿费咏叹调

发的，功不可没。”老H说：“你投稿之前，我就预言准能发表，要不是借我的吉言，还不一定能发表呢！”……大家七嘴八舌地大侃对这篇“豆腐块”的贡献，让我请客。尽管有强词夺理之嫌，但考虑到平时大家关系不错，我只好答应“表示”一下。

那天下午下班后，我们一行七八人浩浩荡荡开向一家“烧烤涮”。尽管我事先声明，花费不能超过汇款单上的数额，

同事们也纷纷点头同意，可到点菜的时候都不手软，牛肚、羊腰、羊眼、烤鱼要了一大堆。吃完一算账，91块，我的稿费打了水漂，还得倒贴31元。

第二天，我到邮局取钱，怎么也找不到汇款单，这才想起单子被忘在换洗的衣服里。我回到家一看，衣服被妻晾在衣架上，汇款单藏在衣服口袋的一角，早已成了一堆纸浆。

(高新区 李曲直)

那年写春联

我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小时候，每到春节，就有很多乡邻请他代写春联，他总是来者不拒。忙不过来时，父亲会让我帮他裁纸，或者翻开农历，挑好的春联念给他。时间一长，我也记住了不少春联。

有一年，父亲特别忙，破例没有代乡亲们写春联，我家的春联他也准备请人代写。年少的我不知天高地厚，自告奋勇地跟父亲说要自己写，并且还不照抄书上的，要自己编。父亲很诧异：“你行吗？”我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那有什么难的？你放

心，今年咱家的春联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”父亲很为我的勇气高兴，他明知道我的字很差，但也许是想给我一次锻炼的机会，他答应了我的要求。

大话吹出去了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开始绞尽脑汁编春联。那时我只知道对仗，别的一窍不通。恰好我桌上摆了一个红梅的盆景，我思忖片刻，有了上联：窗前梅花依人笑。看见了八仙桌，我又拼凑了一句下联：桌上美酒待客来。写完后我沾沾自喜：编春联，真的没什么难的啊！

接下来就是写了。我端坐在八仙桌旁，让妹妹裁纸，弟弟研墨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拿出书法家的派头，悬肘提腕，一笔一画写下了其实很难看的字。

一晃20多年过去，我再没写过春联。现在手写的春联越来越少，大部分人家门上贴的都是印刷好的春联，千篇一律，毫无个性。每每看到这些，我都会想起我自写的春联，它不精致，不美观，却个性十足，让人久久难忘。

(关林镇 范利娟)

烤红薯

每当漫步街头，烤红薯的香味便诱惑着我，让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烤红薯的情景。

霜降后没多少天，庄户人就开始刨红薯了。收完红薯的地里，总会留有一些“漏网之鱼”，仿佛与人捉迷藏似的，就是不肯出来。

大我5岁的小叔叔常常带我们到地里找那些落下的红薯。我们笨手笨脚，半天也找不到一个。小叔叔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，不大一会儿，他就变戏法似的找到许多，并把它们一个个有模有样地摆成一堆，像在展示他的能耐。

接下来，是找一处避风的斜坡，挖个土坑，须挖到湿润的黄土层，然后把红薯一个个放入，用湿土严严实实地盖上，再拾来些干柴，便“万事俱备，只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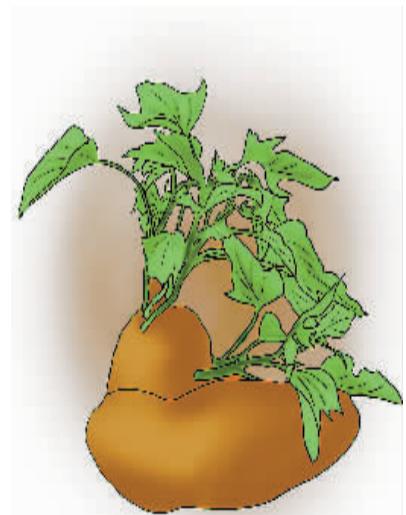
东风”了。

“嚓——”亮黄色的火焰在小小的火柴头上燃起。干柴燃起来，熊熊火焰映得我们的脸通红通红。小叔叔像位威风凛凛的指挥官，吩咐我们拾柴烧火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叔叔摆摆手：“别加柴了，再加，红薯就该变成黑炭头了！”

灰堆慢慢凉了下来，可下面的土还是热乎乎的。我们扒开土，捡出一个个喷香的红薯，剥掉皮，吃一口，甜极了。

吃饱了，抹抹嘴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活像舞台上没化好装的包公。虽然如此，大家心里却比喝了蜜还甜。那嘻嘻哈哈的笑声久久在田野回荡，烤红薯的香味从此也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中。

(老城区贴廓巷小学 张晓辉)



本版制图：阿幽薇